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402期 | 2023年2月6日 星期一 本版编辑:金晖 视觉设计:戚黎明 编辑邮箱: sherry@xmwb.com.cn

我爱秋虫

周伟民

印度诗人泰戈尔有两句著名的诗：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。”在他的耳朵里，秋天似乎是安静的，那是他没有好好地聆听大自然的声音。宋代大散文家欧阳修是聆听了，还写过经典的《秋声赋》，但他联系到自己宦海沉浮，只听出秋声中的悲凉。而在我们鸣虫爱好者的眼中，秋天是喧闹的，是秋虫收获爱情的季节……

首先，当然是蝈蝈啦。仲夏，就已经有人挑着担子进城卖蝈蝈了，上海人称“叫哥哥”，几乎家家都有几只竹制的蝈蝈笼吊在窗前，随处可听蝈蝈声；紧接着，花鸟市场就陆续有各种鸣虫上市，有织儿（北方人叫扎嘴），是比蝈蝈小点，浑身翠绿，叫声短促，轻盈的鸣虫；有声音洪亮的所以叫金钟；有鸣声清脆，富有弹性的宝塔铃、马铃、电报铃；有身材细长，翅膀透明似吹弹可破，叫声却响亮得像扯铃的竹铃、紫竹铃，过了白露，就是养蟋蟀和油葫芦的季节了。我们小时候只养蟋蟀，即使捉到油葫芦也扔掉的，因为蟋蟀能斗，能叫，而油葫芦是不开牙的！后来养了鸣虫，才发现油葫芦带甩腔的鸣叫声，堪称虫中百灵。这些都是大虫。天再冷一点，我们的贴身衣服口袋里大多养的是大小黄铃、金铃子、墨铃等小虫，因为叫声较轻，贴身养着，才能听到它们温和的鸣叫声，有抚慰心灵的效果……大多数养虫人，冬天的怀里必不可少的是两只养冬蝈蝈的葫芦，一只叫洪亮的铁蝈蝈，一只叫浑身翠绿、叫声清脆的绿蝈蝈，这是鸣虫爱好者的标配。

想一想吧，在深秋的傍晚，这些虫子一起歌唱，是何等美妙的景象啊！

与鱼共乐

徐珺

退休以后，家里养了一缸鱼。养鱼是个累活，多年来几经挫折，终于与鱼为友，并与其共乐。

观赏鱼品种繁多，为讨口彩，我们养的第一缸鱼是发财鱼。发财鱼通体红色，头部高高隆起，鼻尖如钩，好似鹦鹉鸟，因此又称鹦鹉鱼。鹦鹉鱼好看，但对水温、光照、饲料等比较敏感，几天不换水，鱼身上的红颜色则会变浅。一次意外停电，过滤系统和增氧泵停止工作，我们外出回家，见娇气的发财鱼均翻了肚皮漂在了水面。

之后，养了两条龙鱼。龙鱼的体形大而长，嘴边的长须，像极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龙。鱼缸里放置了绿色水草、假山异石。夜晚，龙鱼身披硕大的鳞片，在灯光照射下，闪着色彩斑斓的光辉，云卷云舒般地游来游去，很是绚丽。但不幸的是，两条龙鱼在一个黄梅天感染病菌死了。

撤了鱼缸里的假山水草石子，决定不再饲养富贵鱼。经朋友推荐，买了鱼中“下里巴人”草金鱼。草金鱼的品种很多，挑了红、橙、黑、灰、金等花色数条，有长尾也有短尾的。据说草金鱼是所有金鱼的祖先，也叫金鲫（鱼）。它们体质强健，适应性强，容易饲养。在外观上虽没鹦鹉鱼、龙鱼体态高雅，但因了艳丽的色彩，在水里同样游姿优美，潇洒飘逸。

养鱼的乐趣之一是和鱼互动，喂食前逗鱼，鱼竟学会了“追手指”的技能；看鱼争相觅食，能感受生命的神奇魔力。养鱼还能养性，夫君退休前，性格风风火火，退休后每天观鱼游泳浮动，心生澄澈之念，凡事均能淡然处之了。

在那一段宅家的日子里，只要看到怡然自得的游鱼们，我们的心便沉静下来。

老
少
咸
宜

编者按：

在刚刚过去的2022年，我国宠物数量达2.2亿只以上。市场规模更是过2500亿元，宠物市场前景很大。现在除了养犬猫以外萌宠日见增多，这类宠物也可以带来别样的快乐。

正如本期的《与鱼共乐》一文中写道的：“只要看到怡然自得的游鱼们，我们的心便沉静下来”；而《老张的蟋蟀》的作者观察两只小虫在盆中拼搏，不仅给人带来乐趣，而且有了新的人生感悟。



李文娟
摄

我的小黄鸭

王克

前不久，友人给我们送来两只小黄鸭。老妻说市区不能养，我说这里是远郊，放纸盒里当宠物就行。老妻无奈，只好收下。

回家细看，两只小黄鸭扁嘴巴、黄绒毛、圆眼睛，煞是可爱。从那天起，我又添了一项工作内容：侍候小黄鸭。清晨，小黄鸭的叫声成了我的“起床号”，先到阳台打开纸盒放它们自由活动，然后用干净的旧报纸换下昨天的旧报纸。每天洗菜留点菜叶、菜梗，剁碎拌上剩饭喂它们。为了增加营养，我还在网上买了十斤鸭粮。老妻不满：你还真准备养下去？我申明：鸭食喂光了就送掉。说来也怪，几天下来，小黄鸭把我当成了“鸭妈妈”；我如厕、洗衣，它俩“呀、呀”叫着屁颠屁颠跟在我身后；我洗澡，它们就在装水的泡沫箱里玩耍，我看电视，它俩一左一右趴在我的脚背上，很是惬意。那天，我下楼拿快递，两只小黄鸭从纸板箱里爬了出来，张开两只没毛的短翅，迈着两条短腿，晃着毛茸茸的身子，“呀呀”地追着我从楼梯滚落下来。我弯腰抬起了它们，呵斥道：不要命了！上了马路就压成酱饼了。小黄鸭呢，在我手里后就安静了。就这样，它俩“衣食无忧”地在纸盒里安顿了下来。

它俩越长越大，鸭食越来越少，纸盒也换成了纸箱。我和小黄鸭之间的感情越来越深。但可怕的是它俩的排泄物越来越多，气味也越来越大，老妻的脸也越拉越长。我知道，就要分别了。把鸭食喂空的第二天，我把它们送给了朋友，他家里有成群的鸭，门前是农田，门后是小河。

我想，这才是小黄鸭真正的家园。

老张的蟋蟀

化石

老张是个典型的上海好男人，不抽烟、不喝酒，工资全交，家务事全包，吃的都是“边角料”。太太逛马路，他就耐心地陪，不仅拎大包小包，而且特别喜欢在老婆身上花钱。

不要以为老张一直是“奴隶”，他也有做“将军”的时候。让他做“将军”的就是蟋蟀。每到九月，老张的腰就挺了起来，和老婆的角色完全换位。原来老张喜欢养蟋蟀，70岁的他养蟋蟀就有50多年历史，家里床下蟋蟀盆有100多个。到了夏天他就开始洗盆晒盆，整理各种蟋蟀用品。前几年他都要到山东宁阳去购买蟋蟀。随着年龄增大，他就到蟋蟀市场看看行情，然后挑选自己中意的蟋蟀讨价还价。

去年9月中旬，我们一起去浙江长兴农家乐，晚上大家都在乘凉，他一个人不声不响跑到边上的土堆，翻弄了几下，就抓住了一只蟋蟀，让我现场领教了他的真本领。我问他是如何知道这里有蟋蟀？他说，凭感觉。“捉是一个乐趣，养是一个乐趣，斗又是一个乐趣。”看到两只小虫在盆中拼搏，那种“将军战死在疆场，凛冽不屈壮志酬”的气概，确实很振奋人。老张说：“20世纪90年中期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，自己下岗在家，有点萎靡不振，正巧看了斗蟋蟀，小小的虫子顽强拼搏的精神，感染了我。我一个七尺男儿岂能服输？我相信没有过不去的坎，我干过各种活，去过外地跑码头，最艰难的时候，晚上睡火车站，三顿饭就是馒头。现在生活好了，我斗蟋蟀就是修身养性，同时借机和‘养虫朋友’聚会，一同回忆玩蟋蟀的往事。看到现在喜欢蟋蟀的年轻人越来越少，不免有点伤感。”

吃货小仓鼠

李颖

一推开门，原本寂静的房间立刻有了骚动。铁笼子里，一个小小的身体立了起来，两条小腿不停地扒拉着铁栏杆，两只小眼睛急切地看我，准确说是朝我手里拎着的蔬菜看过来。

那是一只小仓鼠，我心爱的小宠物。这小家伙个头不大，胃口却不小，一天到晚小嘴不停，进食蔬菜的量比我还多，养它四年花费“银子”不少。我最初想：别人养猫养狗，猫狗还能与人亲近互动，这小仓鼠我抱又不能抱，摸也不能摸，还要天天像伺候少爷似的喂水喂食打扫“寝宫”，我图个啥？

超市买菜回来也没顾得休息，先把油麦菜一片片清洗干净，然后用小毛巾擦干了几片（带水喂食，小动物容易拉肚子），拿到早就急不可耐的小仓鼠嘴边。看它头也不抬地大嚼大咽，那副猴急样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，好像我虐待它没吃过饱饭似的。

这小仓鼠的吃相可真是够瞧的：一根长长的油麦菜，它从头吃到底中间不带停顿，小脑袋随着嘴部的动作也不断地点头，小家伙怎么就不累呢？我从来没有看到过油麦菜被小仓鼠咬断了再进食的。

有一天我突发奇想，拿了一根卷子面的干面条凑到小仓鼠嘴边，它居然抬起小爪子，抓住了面条就往嘴里送，嘿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：一根干面条晃悠悠不落地也不碎裂，就进了小仓鼠的肚子里。两根面条呢？小家伙照单全收一起吃进，好似在向我表明：面条落地本吃货就不算“有功夫”哦。小仓鼠的“精彩表演”逗乐了家人，成为家里来客人以后的“经典保留节目”。我恍然大悟：养宠物图个啥？不就是图它一个陪伴和乐趣吗！